

劳动课

□魏人彪

家有学子的同事们在一起叽叽喳喳,我插进去问了一句:“现在有劳动课吗?”有人告知,小学有“劳技课”,是一节增进学生动手能力的手工制作学习课程。

这么说来,与我们那时候的“劳动课”已相去甚远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在县城东小学读书。记得高年级时,每周都是有一节劳动课的,为了不影响学习,劳动课一般排在下午的最后一节课。当然,一节课的课时长度只有短短的45分钟,学校作这样的安排,还有可以适当利用一点放学时间的意思。

学校有个兔场,养了几十只红眼长耳的大白兔,所以拔兔草就成了劳动课的一项内容。女生们大多会从家里带只篮子和镰刀,在路边、山边、河边,或沿着田埂挖些兔子喜爱的野草,有车前草、牛筋草、蒲公英、荠菜等。男生则不然,一个个空手赤拳,只等老师宣布下一节是劳动课,便像一只只小豹子窜出教室,掠过校区,奔向意趣无限的山野。去的最多的地方,一个是每天都在教室的窗口诱惑我们的跃龙山。同学们分成两拨,一拨戴着柳枝扎的草帽在坡上隐蔽防守,另一拨在山下发起冲锋,抢占高地,口中机枪扫射的突突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,在林间此起彼伏,弄得像真的一样。若是夏天,另一个去处是城南的洋溪。大家扒得一丝不挂,光溜溜地窜入溪水中,蛙泳、仰泳、狗爬、深潜,做一回“浪里白条”。再有一个就是水稻田了。挽起裤子下田,浅浅的田水一经趟过就浮泥泛起,滑溜溜的泥鳅、黑背银腹的鲫鱼、肥硕的田蟹,都在混浊中晕头转向,双手摸过,总是有所收获的。等到近黄昏,差不多累瘫时,才想起劳动课,想起拔兔草,怎么办?这个时候,可是各路“英雄”各显神通啦,老实一些的男生跟着女生开拔,个别和同桌的女生关系处得好的,往往就从女生的篮子里匀一些,调皮的则忐忑地摸进农家的菜园、菜地,匆匆忙忙剥些青菜叶、萝卜叶子,随手用青草或旧年的稻草搓根绳子,捆扎一下,背在肩上,到学校交差去了。狗脸猴面地回到家,一定已是很晚了,父母问起来,回答得却是理直气壮:“今天是劳动课!”

还有运砖泥。在离学校半里地的东家山上,有一座砖瓦厂,拔地而起的烟囱整日吐着滚滚浓烟,在蓝天上抒写豪情。这样的景象经常成为我们图画课作业的一个题材。有几次,学校让我们将不知什么时候堆放在操场上的黄泥运到砖瓦厂去。这些黄泥是已经加工过的,做成一只只大小不一的泥球,便于没有工具的同学用手抱,力气大一些的抱只大泥球,力气小的选只小泥球。也有同学带了畚箕、扁担,挑的挑,抬的抬。到达砖瓦厂,个子小巧的素老师守在那儿,她根据泥球的大小、担子的分量,发给一张或两张“劳动票”。所谓“劳动票”,是一张盖了“王素妹”三个字的小纸片而已。王素妹就是素老师,因为学校里王姓的老师太多,为了区别,所以称素老师。动作快、力气大的同学几个来回,可以得到五六张“劳动票”,可那时,我和女生一样身单力薄,抱了一只小泥球,咬紧牙关一路跌跌撞撞,仅一趟就累得不行了。同学们将“劳动票”保存在铅笔盒里,不敢遗失。老师说过,期末评比,“劳动票”是一个重要依据。

有时候,学校也会将三四节劳动课调整在一起,安排半天时间让学生轮流去砖瓦厂学习制砖。那时,没有制砖机。在厂区坡地各处,散落着一个一个一面倚山、三面通风、茅草披盖的简陋工作间,师傅给我做了两次示范,嘱咐了几句注意要领,就把我一个人孤零零丢在工作间了。

正是春天,一丛一丛的小花,红的、黄的在坡上招蜂引蝶。我一边做,一边摸索。反正是泥巴,做坏了重来,又做坏了,再重来。先打泥,将泥团举起来,在青石板的工作台上连续不停地砸,直到把泥团砸得又绵又实。如果这时用“弓”将泥团割开,可以看到泥团没有一粒气孔,断面整齐平滑。泥团打实,可以做砖了。在台面均匀地撒上一层草木灰,将长方形的砖模平放上去,再次举起泥团,对准砖模准确无误地砸下去,压实,将盈余的泥巴用弓割除,在切面撒上草木灰,脱掉砖模,一只砖胚就算完成了。砖胚垒放在砖垅上,交错叠放,像一堵花色砖墙,在艳丽的阳光下,很有些韵味。灰头土脸、精疲力竭地站在砖墙前,我12岁少年的心里,是满满的欣喜和自豪。

读初中时,盛行“开门办学”、“学工学农”,学生们参加“双抢”、秋收冬种等活动是常事。但让我记忆最深的仍然是学校的“劳动课”。

记得那一年在洋溪的沙滩地上开荒。正是仲秋季节的枯水期,洋溪原本浩荡的溪流瘦得裸露出大片的滩地。滩地上红旗招展,人声鼎沸,我们一个年级段8个班的400多个学生一齐扬锨挥锄,干得热火朝天。将较大的卵石搬掉,平整滩地,做成一坨一坨的样子,再去掉浅表层的粗沙,然后把底下的沙泥土翻松,挖穴。种的是萝卜,在种穴里洒一些草木灰,点上种子,再覆上泥土。

其后的一个个“劳动课”,就是不断地给萝卜施肥了。那时候化肥很少,施的大多是猪栏人粪。从学校厕所的粪坑起了肥,一个肥料桶两人抬,几个同学轮流,直奔洋溪。每一次劳动课,我的双肩都会被磨掉一层皮,红肿和疼痛一定得过十几天,才会完全消失。

到了深冬,霜降大地,我们从地里拔出萝卜,就着溪水清洗干净,一掰两半,咬一口,松脆多汁清甜,还有些许微辣,真的好吃!

是的,正是因为劳动,使自小懂得了活需要付出,“粒粒皆辛苦”,收获来之不易。

我的晚报情缘

墨香悠然常相伴

□郭杰

1996年那个栀子花香飘满城的时节,我随夫君自千里之遥的大东北应聘到滨海小城象山,而正是在前一年,甬城的媒体家族中又添新成员——宁波晚报,她犹如纯真美好的使者,每日披着霞光如约而至,出现在充满期待的读者面前。

初来乍到,地域、气候、语言等种种陌生的不适难免让人产生孤独感,好在工作之余办公室有多种报刊可以翻阅。拿起当天的宁波晚报,上面形形色色的新闻吸引了我的眼球,这应该是一份贴近百姓的报纸,厚实的信息量、精巧的排版,可读性也不错。从此,浏览晚报,从中了解宁波一带的发展变化、风土人情便成了我的一种习惯。同时,身为单位的宣传干事,关注媒体新闻也是工作需要。

2003年,所在公司为酒泉卫星基地提供一批输变电产品,宁波“智造”助力神舟五号飞船飞天成功,我第一反应是写报道给宁波晚报,记者第一时间联系我,了解和核实相关情况,率先刊出公司保障神舟遨游太空的报道。10月12日当天,公司总经理应921工程指挥部邀请,到酒泉发射现场只有200多名的贵宾席上观看“神六”起飞,宁波晚报等各大媒体聚焦报道,记者还连线在酒泉的公司总经理和派去的技术人员做了跟踪报道。

以后我又采写了《余根菊30年孝敬智障继母》和《养蜂追花千万里》等人物故事刊登在晚报专版上。在与媒体人打交道的过程中,我历练了新闻采集的要领和采访技巧,同时,真切感受到编辑对新闻制作的严谨态度。记者冒着酷暑不怕蜂蛰上山进行补充采访,为的是把更真实、鲜活、生动、精彩的新闻事实呈现给大众。

母亲10年前跟我到象山生活,白天独自一人寂寂寞寞,我就每年订一份晚报,看到有趣的故事就讲给她听,她有时也把报上的新鲜事告诉我。这期间,母亲年事渐高腿脚不济,那个星期天从外面进来喜滋滋地对我说,是别人开车送她回家的。还有一次老妈在等电梯时摔倒了,正在仓库收拾物品的小夫妻听到声音跑过来扶起她并送上楼。2014年快过年时,母亲又一次历险,是一位男子一路把她护送到家。

这些母亲生活的点滴感受及邻居、公交车司机、社区干部甚至是陌生人对她的暖心关照,我都记录成文投给宁波晚报,幸运地得到副刊编辑老师的垂爱,得以在《三江月》上发表了《爱的适宜》《孝在当下》《芳邻相伴》《鲜花爱语》等数篇。在我看来,和晚报一起回味亲情的可贵,见证世间真情,感恩这座文明城市里的人们源自心底的那份善良和爱,是件幸福的事情。
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总第6403期 配图 张柯

